

湘西人家

吴友云 孙建华 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湘西人家 / 吴友云, 孙建华著. ——北京: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04.1

ISBN 7-80007-693-8

I. 湘... II. ①吴... ②孙... III.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概况 IV. K92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1842 号

责任编辑: 海德光

装帧设计: 孙建华

书 名: 湘西人家
摄 影: 吴友云 孙建华
撰 文: 吴友云

出版发行: 中国摄影出版社 (北京东单红星胡同 61 号)

制版印刷: 深圳市佳信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90mm x 210mm

印 张: 4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ISBN 7-80007-693-8/J·693

定 价: 60 元

图片拍摄 吴友云: P16.22.25.26.27.29.35.42-43.44.45.48.54.58.60.66.73.74.76.77.81.83.84.85.89.90.

孙建华: 封面.封底.P11.12-13.14-15.17.18.19.20.21.23.24.28.30.31.32.33.34.36.37.38.39.40.41.46.

47.49.50.51.52.53.55.56.57.59.61.62.63.64.65.67.68.69.70.71.72.75.78.79.80.82.86.87.88.91.92.

An aerial photograph showing a dense cluster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uildings with dark, tiled roofs. The roofs are arranged in a complex, overlapping pattern, creating a textured, geometric landscape. The tiles are dark grey or black, and the roofs have varying heights and angles,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e. The overall scene is a high-angle, top-down view of the rooftops.

湘西人家

吴友云 孙建华 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K 926.42

湘西人家

吴友云 孙建华 著

中国摄影出版社



目 录

湘西人家	6	香雪已有春消息	40	何惧路险滩多	65
水之滨, 山之下	11	花香满古城	41	有梦	66
——是人家	16	压弯了山的古寨	42	有酒	68
石板街巷	18	变得年轻	44	有歌	70
青瓦灰墙	20	楼前红日照山明	45	有欢乐的时光	72
窰子屋	21	封闭中沟通	46	有辛苦的劳作	74
石头寨	22	错落中和谐	47	有笑声	76
吊脚楼	24	一切都被唤醒	48	也有迷惑	77
满眼尽风霜	25	岩石随意而规则的构图	49	有未来	78
天井, 记载岁月的风雨	26	瓦面密集而流畅的线条	50	有向往	80
高墙, 见证历史的沧桑	27	已无往日的沉闷	51	有收获	81
小巷深处	28	开窗邀清风	53	而今迈步	83
石阶尽头	29	一舵洞庭春	55	负重往前走	84
庭院深深深几许	30	人生如河	56	万重山	85
桨声灯影	32	扁舟一棹归何处	57	等闲过	86
枯草斜阳	33	蒹葭影里和烟卧	58	多彩湘西	87
多少繁华归梦乡	34	野亮眼岸无闲意	60	那山	88
禾田尽处	36	何愁江上有风波	61	那水	89
小桥流水	37	几回系统	62	那人	90
云里烟村	38	几回行	63	那灯火	91
飘着笑声的河流	39	生风散空阔	64	永不褪色	92

湘西人家

(一)

湘西，在沈从文笔下是一幅幅风情画，在黄永玉画中是一个诗意盎然的地方。

这里的山水比别处明秀，这里的女子比别处清纯，这里的歌声比别处甜美，这里的美酒比别处醇厚。

天高，云淡，山远；水田，木屋，炊烟。

一个个村落傍水而立，一条条小路伸向云端。

吊脚楼，石头寨，窰子屋，还有宋祖英唱红了的小背篓，我生长在湘西这块土地，曾经觉得一切都那么熟悉，又那么平淡无奇。

当我从镜头里凝望湘西，才发现故乡美得让人震颤。而这自然与历史凝结的美丽，有的稍纵即逝，有的正悄然褪色。

偏远已不能自守，那些古老的村落因其日渐稀少而成异常的风景，而古朴之风也在游人如织中日渐消逝。

那些烟水人家，那些青瓦灰墙，定格成悠远的画面，变成遥远的回忆。

(二)

湘西最美的是水。

江南水乡，水太泛滥，到处都是水雾柳烟，虽则秀美，但总觉少了一些清爽。

湘西的水野性，清冽，透明，空阔。

山水依依，野渡无人舟自横。一处古寨，两三老树，便让你走进了唐诗宋词。

“沅有芷兮澧有兰”。沅江，澧水，酉水，峒河，溇水，沱江，这些美丽的河流呵，总让人梦绕魂牵。

多少繁华水流去，多少美梦如云烟……

沅江，是湘西的母亲河。“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从屈原的吟唱中，我们知道，那么久远的时候，就可以朝发常德（枉渚是今常德城西），夕至辰溪，而且是逆流而上。

水上旅程，是超乎想象的艰辛。沅江两岸的岩滩上，至今仍留有深深的纤痕。“纤夫过滩哪——嗨嘿，不惜命哪——嗨嘿！”拉纤的歌谣至今传唱着，但今天的沅水上游已无昔日的舟楫之利了。

一位学者说，中国历史上实际存在着一条“南方丝绸之路”，从长江入沅水，经湘黔入滇，到达西域各国。湘西洪江就是当年舍舟登陆的一个重要驿站。今天，洪江这座残存的古代商城，还依稀可见昔日的繁华。明清之际，这里“万屋鳞次，帆樯云集”。云贵的烟土、桐油、木材以及铄砂、白腊等等，都运来洪江，再装上商船，走沅江，进洞庭，入长江，散往四方。今天几万人的小镇，当年有48个水陆码头，有江西会馆、福建会馆等29大会馆。有一个油号老板一家就在洪江置有50多栋窰子屋。洪江的窰子屋高大、幽深，屋檐挨着屋檐，高墙贴着高墙，这些窰子屋现在还存有380多栋，至今还住着6000多人。

那斑驳的高墙，那幽深的古巷，那气派的楼宇，那石阶，那门楼，那天井，无一不告诉你这里曾有过“烟火万家”的繁盛。

那时的沅江，是怎样喧闹而又清澈的流过？

想到那些文人骚客。有一本书《云镇万里》，当年专为赴京赶考的学子而写，详细描绘从昆明到京城这5952

华里的云水里程，今天读来，仍令人神往。

书中写到从贵州镇远到常德这一段水路，“俱系下水之船。船有二种，一名夸子，一名麻阳船，即毛篷船。夸子稳，麻阳快。公差紧务者多雇麻阳，带家口者多用夸子。若遇河水涨泛，五六日可抵常德；若遇河水归槽，则须八九日。”那些学子是不会日夜兼程去赶考的，往往走走停停，十分闲散。沿途的吊脚楼里，女子会从临河的小窗探出头来……

沅陵，是沅江上又一个重要的驿站。一座几千年的古城现在已被截流而成的水库所淹，我们只能看到所剩无几的几栋木楼了。变迁，总让人兴叹不已！1938年，抗战使得国内许多名校迁到了沅陵，吴冠中就读的杭州艺专也迁到了沅陵对岸的老鸭溪。那时的沅江十分湍急，过江进城是一段畏途。年轻的吴冠中朦朦胧胧地对城里的一位护士产生了爱恋，整日陶醉于她“芸娘式的风貌”，一日几次渡江，只为见上一面。后来，战事紧迫，沅陵也呆不了了，学校向昆明迁去。初恋如昙花一现，这份情感在画家心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与美丽。

我在这一段河流上游走多日，幻想能捕捉到一些浪漫。江水一路丰满而平庸地流淌着，找不到心动的感觉。直到辰溪，见到桥下水浅滩现，一排排渔船停在河滩，一只只鲈鳊或歇于船篙，或栖于沙石，我被这搏击后的宁静场景深深吸引了，再一次走进历史与现实的遐想。

(三)

木，是湘西灵性的又一载体。

湘西不多森林，但多大树。一路寂寥，不见人烟，如

果你突然发现一棵大树，也就闻到了村寨的酒香。

那些古老的红枫、银杏、香樟，见证了太多的风风雨雨。抚摸满树沧桑，仿佛能听到树下惨烈的枪声，也能听到优美的情歌，“马桑树儿搭灯台哎……”

当然，最生动的还是河中的木船，木筏，还有龙舟。沈从文的描绘再传神不过了：“长方形大木筏，数十精壮汉子，各踞筏上一角，举桡激水，乘流而下。其中最令人感动处，是小船半渡，举目四瞩，俨然四面是山，山外重山，一切如画。”

还有木桥，那些造型各异的风雨桥，木色木香，身临其境，让人倍感温馨。

沿路都可见到的吊脚楼，好像是湘西独有的风景。吊脚楼一般依山傍水而建，山的凝重，水的轻灵，再加上竹树参差，掩映木楼轻盈的身段，是十分优美的构图。

这种民居，朴素中自有章法。它以一明两暗三开间作为“正屋”，以龕子作为“横屋”，在“正屋”和“横屋”两根脊线的交点立起一根“伞把柱”，承托正横两屋的梁枋，十分复杂，但又一丝不乱。建筑学家说，它干栏式的龕子来自傣族的竹楼，三开间的正屋又极象黄土高原的窑洞。这种结构，不仅照顾到立面，而且充分发展了平面。完整的“吊脚楼”被称为“钥匙头”，通常“吊东不吊西”，以求不遮挡西面的阳光。这种高低搭配，非常和谐活泼。

吊脚楼或孤零，或群落。单个的吊脚楼，清丽脱俗，新造的木色清新，经桐油浸润过的木材，泛着浅黄的亮光；老宅呈古铜色，夕阳下黑里透红，极富质感，加上青

山绿水的衬托，显得分外俏丽。楼群则气势非凡，檐角相触，高低错落，我见到的最大寨子，连绵七百多户人家，一片山好象都被压弯了。

在湘西凤凰，我特意住进了一栋吊脚楼，斜倚栏干，沱江两岸风光尽入镜头。江风阵阵，一些绮思梦想便扑面而来。

建筑学家呼吁将人类未来的建筑方向引向“吊脚楼化”，这种宜山宜水宜平地的民居，把地球表面解放出来，让人享受到木质的亲切，回归自然。

湘西吊脚楼，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未来！

(四)

“从前我们穷山窝，山高水冷石头多”。从前的湘西，山石是和贫穷联系在一起的。

世易时移，原来那些象征贫困的符号，正逐渐变成美的构成元素。

石头，开始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吸引游人的目光。

雨巷，幽深的雨巷，打着花伞的女子走在洒满雨水的青石板上，路面上顿时闪动着五彩斑斓的影像。

而高高的石墙，永远是沧桑的面孔，冷峻地面对匆匆过客。

石阶蜿蜒上升着，街市有时竟象竖立起来，让人有步入云端之感，湘西古城中，有很多这样的“天街”。龙山洗车河的天街，当地人叫“坡子街”，青石铺成，傍岩攀升，满眼都是石头，但一点都不觉呆板。

石门楼、石牌坊、石长城，还有石人、石马，这些石头堆砌的繁华与神圣，有些正毁灭，只剩残迹，有些历

经劫乱，得以幸存。

在凤凰阿拉镇，还有中国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石头城——黄丝桥古城，青石板的城墙包围着黄泥构造的民居，石块间的粘合物是用糯米和猪血混合而成的，用手触摸，令人生出莫名的惆怅与迷惘。

我去寻访了凤凰一个叫“山江”的石头寨子。石墙石瓦石阶石板路石头房子，除了树木，便只有石头，石头构成了整齐与坚固。苗族妇女并不鲜艳的服饰，晒在石板上的红辣椒，挂在门前的黄玉米，成了石头寨里鲜艳的点缀。寨子里安静极了，没有鸡鸣，没有狗吠，只听到自己的足音。

这里的人家是不设防的，门或虚掩或敞开，都没有锁，你可以任意跨进每一家的石门槛，走进那个很遥远的“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梦幻年代。

(五)

翠翠，脆生生的名字，脆生生的女子。

多少人从记住这个名字开始，对湘西心驰神往。

我抓拍了许多湘西孩子天真无邪的表情，那个倚门望着我的女孩，手指按着嘴唇，眸子里尽是稚气和纯净。每每烦躁不安的时候，我会从电脑里把这张照片调出来，不断放大她的眼睛，直到变成一团透明的晶莹。此时，心中便如秋日天空一样的澄澈。

当然，我也拍下了年长者劳作的身影，拍下他们或喜或忧的时刻，拍下他们脸上深深的皱纹。这些照片，总给我带来一丝淡淡的伤感。

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拍到我心目中的翠翠。

(六)

在凤凰的那些日子，我一直被几个显赫的人物打动着。偏处一隅的凤凰，即便沱江再美，如果没有沈从文、黄永玉，还有熊希龄这些名字闪着光芒，可能也会大为逊色吧。

凤凰听涛山下，沈从文的墓地，没有围栏，没有坟墓，路旁一块石碑，上面是黄永玉的墨迹：“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墓碑是一块随意的石块，碑文是沈从文《抽象的抒情》中的一句：“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以识‘人’”。沈从文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需要清静，到一个绝对孤独环境里去消化消化生命中具体与抽象”。大师终于归葬故园寂静的山林，而他的那些珠玉般的文字，却如不落的星星一样缀满了湘西的夜空。

黄永玉叨着一根烟斗，云游四方。他自称“狡兔四窟”，在佛罗伦萨有“无数山楼”，在北京有“万荷堂”，在香港有“小居”，在凤凰有“夺翠楼”。他的画一纸万金，但我更喜欢他的文章，是一个内心火热，外表闲然的老者从容的叙说，戏谑调侃中透着睿智，还有愤世嫉俗的咒骂。

熊希龄也是凤凰人，我儿子现在就读的常德一中，就是始于他的创办。他曾任袁世凯政府的内阁总理，因政见不和，171天后即辞职。后人只知“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其实他与江南美女毛彦文的爱情佳话，感人至深。毛彦文留美归来，嫁给了比自己大33岁的“民国官僚”熊希龄，然后携手共创北京香山慈幼院，凡20年之久。熊

希龄以词寄情，愿“一生花下，朝朝暮暮相守”。这份洒脱与至情，让人追怀不已。

还有一段旷世恋情，主人公是被称为“湘西王”的军阀陈渠珍。陈早年入藏抗英，多有战勋。后率部东归，误入迷途，茹毛饮血近七个月，抵达西安时仅剩七人。陈渠珍在西藏所娶的妻子西原亦一路随行，到西安时，花容月貌的西原已是形容憔悴。后来又一病不起，弥留之际，西原对陈渠珍说：“西原万里从君，一直行营相随，不想不得不与君中道而别。愿君南归途中，一路珍重，西原已不能随行了。”长吁一声，溘然长逝。陈悲痛欲绝。这一段经历，陈渠珍写成《芜野尘梦》一书，读之催人泪下。

一位诗人说，湘西的山是女儿的山，湘西的水是男儿的水。是说湘西山秀水野。

其实，湘西男儿亦多性情之人，只是情到深处，既柔情似水，又如火炽烈。

(七)

我自豪，我出生在湘西人家。

2003年11月19日午夜



水之滨，山之下







